



韩寒评左小祖咒 《庙会之旅II》

在车里放左小祖咒的歌，朋友们常常受不了，韩寒乐此不疲。他们之间，最惺惺相惜的事情是，同样没有受过正规教育。左小骄傲地说，自己初中都没毕业，正经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，他说他是“中年版”韩寒。



《庙会之旅II》是左小祖咒12年前出版的《庙会之旅》的续集。《庙会之旅II》是华语音乐史上最贴近当代，同时又具备冷酷的时代纪录片意义的作品，是当下所有华语音乐作品中唯一投向现实黑暗的标枪，而这个记录一直是由左小祖咒自己来打破，也或许是左小祖咒音乐史上最动听，最迅猛的作品。

以下是阳光时务专访韩寒的摘要：

问：你曾经说，在左小祖咒的歌里，你“能接受的那部分”，“结实地感动”了你。这个你能接受的部分，和结实的感动，分别是什么？

韩寒：我说能接受的部分，是他的相对比较中、慢速的歌，配乐不是很多的歌曲，我喜欢比较简单一些的，比如很早期的《爱的劳工》。“结实的感动”，是一种文学范畴上的东西，不是很多普通的歌词能给人的感受，不是说那些“你看了我我很心碎”之类的。我个人很喜欢他的词，配上他音乐和声音，那个声音，太落魄……很难形容的感觉。

问：你听过左小的《庙会之旅II》系列吗？左小自己说，他是当成拍警匪片一样做这个系列的，而最符合国情的就是警匪片，还能不断出续集。你的感觉是什么？

韩寒：我听过，几个版本都听过，我觉得还挺好的。最新一版，我喜欢里面《苦鬼2011》、《爱情的枪》。《苦鬼》挺好的，罗大佑的《恋曲》可以从

1980唱到2000，《苦鬼》也可以，很符合我们国家的现实。我觉得他的歌是越做越好，越做越从容。每一张唱片都是水准之上。从艺术创作上讲，出名了之后的确会更从容一些。这也是我的体会。

问：左小说，他在生活里，其实是尽量与苦难保持距离的，“我愿意给上访者钱，但我不愿意听他们说故事”，有距离才有真正的黑色幽默，他用了一个很不恰当、但又非常恰当的词“幸灾乐祸”。在这一点上，作为作家，你的态度是什么？你会怎么处理自己与苦难之间的距离和关系？

韩寒：他的感触，包括与上访者之间的交流，我很理解。我也会接到上访者电话、来信啊，也有人会到我家里来请求帮助。如果你真的听他们倾诉的话，一来特别惨，真的特别惨；二来，你会发现每个人是在自己的客观里陈述，他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那一面去说，而如果你去听政府的说法，又是一套完全不同的说辞。大家都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话去说。其实很难给一个真正是非的判断。的确谁都有谁的难处，这个



左小祖咒，富有传奇色彩的摇滚师、当代艺术家，同时又是诗人、小说家和电影配乐人。这位昔日的地下摇滚先锋，前卫艺术家群落“北京东村”的第一批人物和缔造者，如今已成为前卫青年、文艺青年心目中的偶像。

政府除了贪污腐败无能之外，你会觉得他也有很多自己的难处。对我来说，我是个作家，对于左小来说，他希望自己是个音乐人，是个摇滚歌手，如果你过分地沉溺在苦难中，有时对自己的创作反而会有伤害。

问：怎么来把握这种分寸感？在保持距离与关怀之间？

韩寒：这种分寸感……就看你本能里有多少，你的人性里有多少。有多少，就释放多少。真的不关心，那就不关心。不要伪装自己的人性。

问：左小说他喜欢你，因为你跟他一样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。你喜欢他吗？为什么？

韩寒：我很喜欢他。我个人特别喜欢他的音乐。这个人也特别有意思，特别好玩。听他说话的时候，他的语音语调，包括眼神，看起来比那些上访者更有冤情。怎么说呢，不管他多成功，而且一直在表达艺术家要有钱，应该有钱，他始终有一种特别特别怀才落魄的气质，让人爱怜……

《庙会之旅II》他的专辑我是在车里听的嘛，当时听到一首歌我觉得特别逗，丁字裤，丁字裤……我是一个丁字裤，我

只想在这里睡个觉。我一直很疑惑。后来才明白是唱“钉子户”。

问：你觉得左小祖咒是艺术家吗？你觉得什么样的东西是艺术？什么样的东西是摇滚？

韩寒：我觉得，我、左小，包括我最喜欢的车手徐浪(他已经去世了)，都是艺术家。因为有文科的艺术，理科的艺术，体育的艺术。任何职业，只要做到一种职业范畴之外的，把天赋和才华融入进去，超越了职业本身的价值，就是一种艺术。

我不喜欢摇滚这个词。老罗刚拍了小电影，但我不喜欢反映地下摇滚的作品。搞摇滚的人没有你看着的那么深刻，他们根本就不深刻，不值得那么多艺术作品来表达。摇滚只是音乐种类的一种，而作为一种精神，这个词太空幻了，是顶虚幻的大帽子，什么都可以往里装。我喜欢和实在一点的词语打交道，比如痛、痒。以我的定义来说，艺术很实在。